



清
夏
録



三
四

服部文庫
117
87
2



117
87
2

陽明夏錄三卷

寢妻削籍

觀奕道人筆記

有僧遊交河蘇吏部次公家善幻術出奇不窮云與呂道士同師嘗搏泥為豕咒之漸蠕動再咒之忽作聲再咒之躍而起矣因付庖屠以供客味不甚美食訖客皆作嘔逆所吐皆泥也有一士因雨留同宿密叩僧曰太平

廣記載術士咒片瓦授人割壁立開可潛至
人閨閣中師術能及此否曰此不難拾片瓦
咒良久曰持此可往但勿語語則術敗矣士
試之壁果開至一處見所慕方卸粧就寢守
僧戒不敢語徑掩扉登榻狎昵婦亦歡洽倦
而酣睡忽開日則眠妻榻上也方互相疑詰
僧登門數之曰呂道士一念之差已受雷誅
君更累我耶少術戲君幸不傷盛德後更無

萌此念既而太息曰此一念司命已錄之雖
無大譴恐於祿籍有妨耳士果蹭蹬晚得一
訓導竟終於寒冱

謀妾覆宗

康熙中獻縣胡維華以燒香聚衆謀不軌所
居由大城文安一路行去京師三百餘里由
青縣靜海一路行去天津二百餘里維華謀
分兵爲二其一出不意併程抵京師其一據

天津掠海舟利則天津之兵亦北趨不利則
遁往天津登舟泛海去方部署偽官事已洩
官軍擒捕圍而火攻之髻鬣不遺初維華之
父雄於資喜週窮乏亦未爲大惡隣村老儒
張月坪有女艷麗始稱國色見而心醉然月
坪端方迂執無與人爲妾理乃延之教讀月
坪父母柩在遼東不得返恒戚戚偶言及卽
捐金使扶歸且贈以葬地月坪田內有橫屍

其讐也官以謀殺勘又爲首計伸辯得釋一
日月坪妻携女歸寧三子俱幼月坪歸家守
門戶約數日返乃陰使其黨夜鍵戶而焚其
廬父子四人並燼陽爲驚悼代營喪葬且時
周其妻女竟倚以爲命或有欲聘女者妻必
與謀輒陰沮使不就久之漸露求女爲妾意
妻感其惠欲許之女初不願夜夢其父曰汝
不往吾終不暢吾志也女乃受命歲餘生維

華女旋病卒維華竟覆其宗

忍辱藏簪

又去余家三四十里有凌虐其僕夫婦死而納其女者女故慧黠經營其飲食服用事事當意又凡可博其歡者治蕩狎媒無所不至皆竊議其忘警蠱惑既深惟其言是聽女始則導之奢華破其產十之七八又讒間其骨肉使門以內如寇讐繼乃時說水滸傳宋江

柴進等事稱爲英雄怨惡之交通盜賊卒以殺人抵法抵死之日女不哭其夫而陰攜卮酒酬其父母墓曰父母恒夢中壓我意恨恨似欲擊我今知之否耶人始知其蓄志報復曰此女所謂亦惟人不測鬼亦不測也機深哉然而不以陰險論春秋原心本不共戴天者也

歸魂給牒

余在烏魯木齊軍吏具文牒數十帑捧墨筆
請判曰凡客死於此者其棺歸籍例給牒否
則魂不得入關以行於冥司故不用朱判其
印亦以墨視其文鄙誕殊甚曰為給照事照
得某處某人年
若干歲以某年某月某日在本處病故今親
屬搬柩歸籍合行給照為此牌仰沿路把守
關隘鬼卒即將該魂驗實放行毋得勒索留滯致于未便余曰此胥役托
詞取錢耳啟將軍除其例句日後或告城西
虛墓中鬼哭無牒不能歸故也余斥其妄又

旬日或告鬼哭已近城斥之如故越旬日余

所居墻外飄飄有聲說文曰
飄鬼聲余尚以為胥役

所偽越數日聲至窓外時月明如晝自起尋

視實無一人同事觀御史成曰公所持理正

雖將軍不能奪也然鬼哭實共聞不得照者

實亦怨公盍試一給之姑間執讒慝之口儻

鬼哭如故則公益有詞矣勉從其議是夜寂

然又軍吏宋吉祿在印房忽眩仆久而蘇云

見其母至俄臺軍以官牒呈啟視則哈密報
吉祿之母來視子卒於途也天下事何所不
有儒生論其常耳余嘗作烏魯木齊雜詩一
百六十首中一首云白草颼颼接冷雲關山
疆界是誰分幽魂來往隨官牒原鬼昌黎竟
未聞卽記此二事也

高樓紅袖

范蘅洲言昔渡錢塘江有一僧附舟徑置坐

具倚牆杆不相問訊與之語口漫應目視他
處神意殊不屬蘅洲怪其傲亦不再言時西
風過急蘅洲偶得二句曰白浪鯨艇頭行人
怯石尤下聯未屬吟俄數四僧忽閉目微吟
曰如何紅袖女尙倚最高樓蘅洲不省所云
再與語仍不答比繫纜恰一少女立樓上正
著紅袖乃大驚再三致詰曰偶望見耳然烟
水淼茫廬舍遮映實無望見理疑其前知欲

作禮則已振錫去蘓洲惘然莫測曰此又一駱賓王矣

燈下綠衣

清苑張公鉞官河南鄭州時署有老桑樹合抱不交云棲神物惡而伐之是夕其女燈下睹一人面目手足及衣冠色皆濃綠厲聲曰爾父大橫姑示警於爾驚呼媪婢至神已癡矣後歸戈太僕仙舟不久下世驅厲鬼毀淫

詞正狄梁公范文正公輩事德句不足以勝之鮮不取敗

凶宅偶徵

錢文敏公曰天之禍福不猶君之賞罰乎鬼神之鑒察不猶官吏之詳議乎今使有一彈章曰某立身無玷居官有績然門徑向凶方營建犯凶日罪當謫罰所司允乎駁乎又使有一薦牘曰某立身多瑕居官無狀然門徑

得吉方營建值吉日功當遷擢所司又允乎
駁乎官吏所必駁而謂鬼神允之乎故陽宅
之說余終不謂然此譬至明以詰形家亦無
可置辯然所見實有凶宅京師斜對給孤寺
道南一宅余行弔者五粉坊琉璃街極北道
西一宅余行弔者七給孤寺宅曹宗丞學閔
嘗居之甫移入二僕一夕並暴亡懼而遷去
粉坊琉璃街宅邵教授大生嘗居之白晝住

往見變異毅然不畏竟沒其中此又何理歟
劉文正公曰卜地見書卜日見禮苟無吉凶
聖人何卜但恐非今術士所知耳斯持平之
論矣

鬼魅憐才

滄州潘班善書畫自稱黃葉道人嘗夜宿友
人齋中聞壁間小語曰君今夕無留人共寢
當出就君班大駭移出友人曰室舊有此怪

一婉孌女子不爲害也後友人私語所親曰
潘君其終困青矜乎此怪非鬼非狐不審何
物遇初俗之人不出遇富貴之人亦不出惟
遇才士之淪落者始一出荐枕耳後潘果坎
壘以終越十餘年忽夜聞齋中噉泣聲次日
大風折一老杏樹其怪乃絕外祖張雪峯先
生嘗戲曰此怪大佳其意識乃在綺羅人之
上

貞魂守節

陳楓崖光祿言康熙中楓涇一大學生嘗讀
書別業見草間有片石已斷裂剝蝕僅存數
十字偶有一二成句似是天逝女子之碣也
生故好事意其墓必在左右每陳茗菓於石
上而祝以狎詞越一載餘見麗女獨步菜畦
間手執野花顧生一笑生趨近其側目挑眉
語方相引入籬後灌莽間女凝立直視若有

所思忽自批其頰曰一百餘年心如古井一
旦乃爲蕩子所動乎頓足數四蹇然而滅方
知卽墓中鬼也蔡修撰季實曰古稱蓋棺論
定觀於此事知蓋棺猶難論定矣是本貞魂
乃以一念之差幾失故步晦菴先生詩曰世
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諒哉

貴人奇驗

董文恪公爲少司空時云昔在富陽村居有

村叟坐鄰家聞讀書聲曰貴人也請相見諦
觀再四又問八字于友沉思良久曰君今相
皆一品當某年得知縣某年署大縣某年實
授某年遷通判某年遷知府某年由知府遷
布政某年遷巡撫某年遷總督善自愛他日
知吾言不謬也後不再見此叟其言亦不驗
然細較生平則所謂知縣乃由拔貢得戶部
七品小京官也所謂調署大縣乃庶吉士也

所謂守授乃編修也所謂通判乃中允也所謂知府乃侍讀學士也所謂布政使乃內閣學士也所謂巡撫乃工部侍郎也品秩皆符其年亦皆符特內外異途也是其言驗而不驗不驗而驗惟未知總督如何後公以其年拜禮部尚書品秩仍符按推算干支或奇驗或全不驗或半驗半不驗余嘗以聞見最確者反覆深思八字貴賤貧富特大槩如是其

間乘除盈縮畧有異同無錫鄒小山先生夫人與安州陳密山先生夫人八字干支並同小山先生官禮部侍郎密山先生官貴州布政使均二品也論爵布政不及侍郎之尊論祿則侍郎不及布政之厚互相補矣二夫人並壽考陳夫人早寡然晚歲康強安樂鄒夫人白首齊眉然晚歲喪明家計亦薄又相補矣此或疑地有南北時有初正也余第六姪

與奴子劉雲鵬生時祇隔一墻兩窓相對兩
兒並落蓐啼非惟時同刻同乃至分秒亦同
姪至十六歲而天奴子今尚在豈非此命所
賦之祿祇有此數姪生長富貴消耗先盡奴
子生長貧賤消耗無多祿尙未盡耶盃虛消
息理似如斯俟知命者更詳之

人與姪婦巧償

曾伯祖光吉公康熙初官鎮番守備云有李

太學妻恒虐其妾怒輒褫下衣鞭之殆無虛
日里有老媪能入冥所謂走無常者是也規
其妻曰娘子與是妾有夙冤然應償二百鞭
耳今妬心熾盛鞭之殆過十餘倍又負彼債
矣且良婦受刑雖官法不褫衣娘子必使裸
露以示辱事太快意則干鬼神之忌娘子與
我厚竊見冥籍不敢不相聞妻哂曰死媪謾
語欲我禳解取錢耶曾經畧莫洛遊王輔臣

之變亂黨蜂起李沒於兵妾爲副將韓公所
得喜其明慧寵專房韓公無正室家政遂操
於妾妻爲賊所掠賊破被俘分賞將士恰歸
韓公妾蓄以爲婢使跪於堂而語之曰爾能
受我指挿每日晨起先跪粧臺前自褻下衣
伏地受五鞭然後供役則貸爾命否則爾爲
賊黨妻殺之無禁當寸寸齧爾飼犬豕妻憚
死矢志叩首願遵教然妾不欲其遽死鞭不

甚毒俾知痛楚而已年餘乃以他疾死計其
鞭數適相當此婦真頑鈍無耻哉亦鬼神所
忌爲奪其魄也此事韓公不自諱且舉以明
果報故人知其詳韓公又言此猶顯易其位
也明季嘗遊襄鄧間與術士張駕湖同舍駕
湖稔知居停主人妻虐妾太甚積不平私語
曰道家有借形法凡修煉未成氣血已衰不
能還丹者則借一壯盛之軀乘其睡與之互

易吾嘗受此法姑試之次日其家忽聞妻在妾房語妾在妻房語比出戶則作妻語者妾作妾語者妻也妾得妻身但默坐妻得妾身殊不甘紛紜爭執親族不能判鳴之官官怒爲妖妄笞其夫逐出皆無可如何然據形而論妻實是妾不在其位威不能行竟分宅各居而終此事尤奇也

塾師遇鬼

相傳有塾師夏夜月明率門人納涼河間獻王祠外由腔上因其講三百篇擬題音琅琅如鐘鼓又令小兒誦孝經誦已復講忽舉首見祠門雙古柏下隱隱有人試近之形狀頗異知爲神鬼然私念此獻王墓前決無妖魅前問姓名曰毛萇貫長卿顏芝因謁王至此塾師大喜再拜請授經義毛貫並曰君所講適日聞都非我輩所解無從奉荅塾師又拜

日詩義深微難授下愚請顏先生一講孝經
可乎顏回面向內曰君小兒所誦漏落顛倒
全非我所傳本我亦無可著語處俄聞傳王
教曰門外似有人醉語聒耳已久可驅之去
余謂此與愛堂先生所言學究遇冥吏事皆
博雅之士造戲語以詬俗儒也然亦空穴來
風桐乳來巢乎

縑縷逢恩

先姚安公性嚴峻門無雜賓一日與一縑縷
人對語呼余兄弟與爲禮曰此宋曼珠曾孫
不相聞久矣今乃見之明季兵亂汝曾祖年
十一流離成馬間賴宋曼珠得存也乃爲委
曲謀生計因戒余兄弟曰義所當報不必談
因果然因果實亦不爽昔某公受人再生恩
富貴後視其子孫零替漠如陌路後病困方
服藥恍惚見其人手授二札皆未封視之則

當年乞救書也覆盃於地曰吾死晚矣是夕卒

仙乩判壽

宋按察蒙泉言某公在明爲諫官嘗扶乩問壽數仙判某年某月某日當死計期不遠恒悒悒屆期乃無恙後入

本朝至九列適同僚家扶乩前仙又降某公叩以所判無驗又判曰君不死我奈何某公俯

仰沈思忽命駕去蓋所判正甲申三月十九日也

古硯留題

沈椒園先生爲鼇峯書院山長時見示高邑趙忠毅公舊研額有東方未明之研六字背有銘曰殘月熒熒太白睽睽雞三號更五點此時拜疏擊大鼇事成策汝功不成同汝貶蓋劾魏忠賢時用此研草疏也未有小字一

行題門人王鐸書此行遺未鐫而墨痕深入石
骨乾則不見如取水濯之則五字炳然分明
相傳初令鐸書此銘未及鐫而難作後在戍
所乃鐫之語工勿鐫此一行然閱一百餘年
滌之不去其事頗奇或曰忠毅嫉惡嚴漁洋
山人筆記稱鐸人品日下書品亦日下然則
忠毅先有所見矣削其名擯之也滌之不去
欲著其嘗爲忠毅所擯也天地鬼神恆於一事

偶露其巧使人知警是或然歟

附體伸冤

乾隆庚午官庫失玉器勘諸苑戶苑戶常明
對簿時忽作童子聲曰玉器非所竊人則真
所殺我卽所殺之魂也問官大駭移送刑部
姚安公時爲江蘇同郎中與余公文儀等同
鞠之魂曰我名二格年十四家在海澱父曰
李星望前歲上元常明引我觀燈歸夜深人

淮夏錄 卷三
寂常明戲調我我方拒且言歸當訴諸父常
明遂以衣帶勒我死埋河岸下父疑常明匿
我控諸巡城送刑部以事無左證議再緝我
魂恒隨常明行但相去四五尺卽覺熾如烈
燄不得近後熱稍減漸近至二三尺又漸近
至尺許昨乃都不覺熱始得附之又言初許
時魂亦隨至刑部指其門乃廣西司按所言
月日果檢得舊案問其尸云在河岸第幾柳

樹旁掘之亦得尙未壞呼其父使辨識長慟
曰吾兒也以事雖幻查而證驗皆真且訊問
時呼常明名則忽似夢醒作常明語呼二格
名則忽似昏醉作二格語互辯數四始欵伏又
父子絮語家事一一分明獄無可疑乃以實
狀上

聞論如律

命下之日魂喜甚本賣餅爲活忽高唱賣餅一

聲父泣曰久不聞此宛然生時聲也問兒當何往日吾亦不知且去耳自是再問常明不復作二格語矣

刀痕辨獄

南皮張副使受長官河南開歸道時夜閱一讞牘沉吟自語曰自到死者刀痕當入重而出輕今人輕出重何也忽聞背後太息曰公尚解事回顧無一人喟然曰甚哉治獄之可

畏也此幸不誤安報他日之不誤遂移疾歸

啞鬼求經

王孝廉金英言江寧一書生宿故家廢園中月夜有艷女窺窻心知非鬼卽狐愛其姣麗亦不畏怖招使入室卽宛轉相就然始終無一語問亦不答惟含笑流睇而已如是月餘莫喻其故一日執而固問之乃取筆作字曰妾前明某翰林侍姬不幸天逝因平生巧於

詭構使一門骨月如水火冥司見譴罰爲瘖
鬼已沉淪二百餘年君能爲書金剛經十部
得仗佛力超拔苦海則世世銜感矣書生如
其所乞寫竣之日詣書生再拜仍取筆作字
曰精金經懺悔已脫離鬼趣然前生罪重僅
能帶業往生尙須三世作啞婦方能語也

溧陽消夏錄四卷

觀奕道人筆記

玉馬足伸

先叔母高宜人之父諱榮祉官山西陵川令
有一舊玉馬質埋不甚潔白而血浸斑斑劉
紫檀爲座承之恒置几上其前足本爲雙跪
欲起之形一日左足忽伸出於座外高公大
駭問署傳視曰此物程朱不能格也一館賓

曰凡物歲久則爲妖得人精氣多亦能爲妖此理易明無足怪也衆議碎之猶豫未決次日仍屈還故形高公曰是真有知矣投熾爐中似微有啾啾聲後無他異然高氏自此漸式微高宜人云此馬煨三日裂爲二段尙及見其半身又武清王慶坨曹氏廳柱忽生牡丹一紫一碧瓣中脈絡如金絲花葉歲越七八日乃萎落其根從柱而出紋理相連近

柱二寸許尙是枯木以上乃漸青先太夫人曹氏甥也小時親見之咸曰瑞也外祖雪峯先生曰物之反常者爲妖何瑞之有後曹氏亦式微

白蛇帶化

先外祖母言曹化淳死其家以前明玉帶殉越數年墓前恒見一白蛇後墓爲水齧棺壞朽改葬之日他珍物具在玉帶則亡矣蛇身

節節有紋尚似帶形豈其悍鷲之魄托玉而化歟

呵鏡幻形

外祖張雪峯先生性高潔書室中几視精嚴圖史整肅恒鏤其戶必親至乃開院中花木翳如莓苔綠縹僮婢非奉使令亦不敢輕踏一步舅氏健亭公年十一二時乘外祖他出私往院中樹下納涼聞室內似有人行疑外

祖已先歸屏息從窻隙窺之見竹椅上坐一女子靚粧如畫椅對面一大方鏡高可五尺鏡中之影乃是一狐懼弗敢動竊窺所爲女子忽自見其影急起繞鏡四圍呵之鏡昏如霧良久歸坐鏡上呵跡亦漸消再視其影則亦一好女子矣恐爲所見囁足而歸後私語先姚安公姚安公嘗爲諸孫講大學修身章舉是事曰明鏡空空故物無遁影然一爲妖

氣所翳尚失真形况私情偏倚先有所障者
乎又曰非惟私情爲障卽公心亦爲障正人
君子爲小人乘其機而反激之其固執決裂
有轉致顛倒是非者昔包孝肅之吏陽爲弄
權之狀而應杖之囚反不予杖是亦妖氣之
翳鏡也故正心誠意必先格物致知

冒狐泄醜

有賣花老婦言京師一宅近空園園故多狐

有麗婦夜踰短垣與隣家少年狎懼事泄初
詭託姓名歡昵漸洽度不相棄乃是冒爲園
中狐女少年悅其色亦不疑拒久之忽婦家
屋上擲瓦罵曰我居園中久小兒女戲擲磚
石驚動隣里或有之實無治蕩蠱惑事汝奈
何汚我事乃泄異哉狐媚恒託於人此婦乃
托於狐人善媚者比之狐此狐乃貞於人

妾以尸還

有遊士以書畫自給在京師納一妾甚愛之
或遇讌會必袖果餌以貽妾亦甚相得無何
病革語妾曰吾無家汝無歸吾無親屬汝無
依吾以筆墨爲活汝無食琵琶別抱勢也亦
理也吾無遺債累汝汝亦無父母兄弟掣肘
得行已志可勿受錙珠聘金但與約歲時許
汝祭我墓則吾無恨矣妾泣受教納之者亦
如約又甚愛之然妾恒鬱鬱憶舊恩夜必夢

故夫同枕席睡中或昵昵嚶語夫覺之密延
術士鎮以符籙夢語止而病漸作馴至綿惛
臨歿以額叩枕曰故人情重實不能忘君所
深知妾亦不諱昨夜又見夢曰久被驅遣今
得再來汝病如是何不同歸已諾之矣能邀
格外之惠還妾尸於彼墓當生生世世結草
銜環不情之請惟君圖之語訖奄然夫亦豪
士慨然曰魂已徑矣留此遺蛻何爲楊越公

能合樂昌之鏡吾不能合之泉下乎竟如所
請此雍正甲寅乙卯間事余是年十一二聞
人述之而忘其姓名余謂再嫁負故夫也嫁
而有貳心負後夫也此婦進退無據焉何子
山先生亦曰憶而死何如殉而死乎何勵菴
先生則曰春秋責備賢者未可以士大夫之
義律兒女子哀其遇可也憫其志可也

鬼爲酒困

屠者許方嘗担酒二罌夜行倦息大樹下月
明如晝遠聞嗚嗚聲一鬼自叢薄中出形狀
可怖乃避入樹後持担以自衛鬼至罌前躍
舞大喜遽開飲盡一罌尚欲開其第二罌緘
甫半啟已頽然倒矣許恨甚且視之似無他
技突舉担擊之如中虛空因連舉痛手漸縱
弛委地化濃烟一聚恐其變幻更捶百餘其
烟平鋪地面漸散漸開痕如淡墨如輕縠久

之愈散愈薄以致於無蓋已漸滅矣余謂鬼
人之餘氣也氣以漸而消故左傳稱新鬼大
故鬼小世有見鬼者而不聞見義軒以上鬼
消已盡也酒散氣者也故醫家行血發汗開
鬱驅寒之藥皆治以酒此鬼以僅存之氣而
散以滿罌之酒盛陽鼓盪蒸鑠微陰其消盡
也固宜是漸滅於醉非漸滅於筮也聞是事
時有戒酒者曰鬼善幻以酒之故至卧而受

捶鬼本人所畏以酒之故反爲人所困沉酒
者念哉有耽酒者曰鬼雖無形而有知猶未
免乎喜怒哀樂之心今冥然醉卧消歸烏有
反其真矣酒中之趣莫深如是佛氏以涅槃
爲極樂營營者惡乎知之莊子所謂此亦一
是非彼亦一是非歟

麟非牛種

獻縣田家生產麟駭而擊殺知縣劉徵廉收

葬之刊碑曰見麟郊劉固良吏此舉何陋也
麟本仁獸實非牛種犢之麟而角雷雨時蛟
龍所感耳

鬼識貴人

董文恪公未第時館於空宅云常見怪異公
不信夜篝燈以待三更後陰風颯然庭戶自
啟有似人非人數輩雜遝入見公大駭曰
此屋有鬼皆狼狽奔出公持梃逐之又相呼

曰鬼迫至可急走爭踰墻去公恒然及自笑
曰不識何以呼我爲鬼故城賈漢恒時從公
受經因舉太平廣記載野文欲啖哥舒翰妾
翰方眠側野文相語曰貴人在此奈何翰自
念呼我爲貴人擊之當無害遂起擊之野文
逃散鬼貴音近或鬼呼先生爲貴人先生聽
未審也公笑曰其然

仙乩鬼語

庚午秋買得埤雅一部中摺疊綠箋一片上有詩曰愁烟低暮朱扉雙酸風微曼玉女窻青燐隱隱出古壁土花蝕斷黃金缺草根露下陰蟲急夜深情映芙蓉立濕螢一點過空塘幽光照見殘紅泣末題靚雲仙子降壇詩張凝敬錄蓋扶乩者所書余謂此鬼詩非仙詩也

詩書奇徵

滄州張鉉耳先生夢中作一絕句曰江上秋潮拍岸生孤舟夜泊近三更朱樓十二垂楊徧何處吹簫伴月明白跋云夢如非想如何成詩夢如是想平生未到汪南何以落想至此莫明其故姑錄存之桐城姚別峯初不相識新自江南來晤於李銳巔家所刻近作乃有此詩問其年月則在余夢後歲餘開篋出舊稿示之共相駭異世真有不可解事宋儒

事事言理此理從何處推求耶又海陽李漱
六名承芳余丁卯同年也余廳事挂淵明採
菊圖是藍田叔畫董曲江曰一何神似李漱
六余審視信然後漱六公車入都乞此畫去
云平生所作小照都不及此此事亦不可解

菜人延世

景城西徧有數荒塚將平矣小時過之老僕
施祥指曰是卽周某子孫以一善延三世者

也蓋前崇禎末河南山東大旱蝗草根木皮
皆盡乃以人爲糧官吏弗能禁婦女幼孩反
接鬻於市謂之菜人屠者買去如割羊豕周
氏之祖自東昌商販歸至肆午餐屠者曰肉
盡請少待俄見曳二女子入厨下呼曰客待
久可先取一蹄來急出止之聞長號一聲則
一女已生斷右臂宛轉地上一女憚慄無人
色見周並哀呼一求速死一求救周惻然心

動並出資贖之一無生理急刺其心死一攜
歸因無子納爲妾竟生一男右臂有紅絲自
腋下繞肩胛宛然斷臂女也後傳三世乃絕
皆言周本無子此三世乃一善所延云

農婦守貞

青縣農家少婦性輕佻隨其夫操作形影不
離恒相對嬉笑不避忌人或夏夜並宿瓜圃
中皆薄其治蕩然對他人則面如寒鐵或私

挑之必峻拒後遇劫盜身受七刃猶詬詈卒
不污而死又皆驚其貞烈老儒劉君琢曰此
所謂貞美而未學也惟篤於夫婦故矢死不
二惟不知禮法故情慾之感介於儀容燕嫪
之私形於動靜辛彤甫先生曰程子有言凡
避嫌者皆中不足此婦中無他腸故坦然徑
行不自疑此其所以能守死也彼好立崖岸
者吾見之矣先姚安公曰劉君正論辛君有

激之言也後其夫夜守豆田獨宿圃焦中忽見婦來燕婉如平日曰冥君以我貞烈判來生中乙榜官縣令我念君不欲往乞辭官祿爲遊魂長得隨君冥官哀我許之矣夫爲感泣誓不他偶自是晝隱夜來幾二十載兒童或亦窺見之此康熙末年事姚安公能舉其姓名居址今忘矣

悞死還魂

獻縣老儒韓生性剛正動必遵理一鄉推祭酒一日得寒疾恍惚間一鬼立前曰城隍神喚韓念數盡當死拒亦無益乃隨去至一官署神檢籍曰以姓同誤矣杖其鬼二十使送還韓意不平上請曰人命至重神奈何遺憤憤之鬼致有誤拘儻不檢出不竟枉死耶聰明正直之謂何神笑曰謂汝倔強今果然夫天行不能無歲差况鬼神乎誤而卽覺是謂

聰明覺而不回顧是謂正直汝何足以知之
念汝言行無玷姑貸汝後勿如是躁妄也霍
然而蘇韓章美云

得魚喪命

先祖有小奴名大月年十三四嘗隨村人罾
魚河中得一大魚長幾二尺方舉手以示衆
魚忽撥刺掉尾擊中左頰仆水中衆怪其不
起試扶之則血縷浮出右破腕在泥中鋒銛

如刃刺其太陽穴死矣先是其母夢是奴爲
人執縛俎上屠割如羊豕似尙有餘恨醒而
惡之恒戒以毋與人鬪不虞乃爲魚所擊佛
氏所謂夙生中負彼命耶

山魃啖馬

方桂烏魯木齊流人子也言嘗牧馬山中一
馬忽逸去躡躡往覓隔嶺聞嘶聲甚厲尋聲
至一幽谷見數物似人似獸周身鱗皴班駁

如古松髮蓬蓬如羽葆目睛突出色純白如
嵌二鷄卵共按馬生嚙其肉牧人多携銃自
防桂故頑劣因升樹放銃物悉入深林去馬
已半軀被啖矣後不復再見迄不知爲何物
也

土偶擊奸

劉少宗伯青垣言有中表涉元稹會真之嫌
者女有孕爲母所覺飾言夜恒有巨人來壓

體甚重而色黝黑母曰是必土偶爲妖也授
以絲絛於來時陰繫其足女竊付所歡繫關
帝祠周將軍足上母物色得之撻其足幾斷
後復密會忽見周將軍擊其腰男女並僵時
不能起皆曰汚巖神明之報也夫專其利而
移禍於人其術巧矣巧者造物之所忌機械
萬端反而自及天道也神惡其嶮巖非惡其
汚巖也

面濶等窗

揚州羅兩峯自能視鬼曰凡有人處皆窺鬼其橫亡厲兇多年沉滯者率在幽房空宅中是不可近近則爲害其憧憧往來之鬼午前陽盛多在牆陰午後陰盛則四散遊行可以穿壁而過不由門戶遇人則避路畏陽氣也是隨處有之不爲害又曰鬼所聚集恒在人烟密簇處僻地曠野所見殊稀喜圍繞厨

灶似欲近食氣又喜入溷厠則莫明其故或取人跡罕到耶所畫有鬼趣圖頗疑其有意造作中有一鬼首大於身幾十倍尤似幻妄然聞先姚安公言瑤涇陳公嘗夏夜挂窗臥窗廣一丈忽一巨面窺窗濶與窗等不知其身在何處急掣劍刺其左目應手而沒對屋一老僕亦見之云從窗下地中涌出掘地丈餘無所睹而止是果有此種鬼矣茫茫昧昧

吾烏乎頂之

首大如甕

奴子劉四壬辰夏乞假歸省自御牛車載其婦距家三四十里夜將半牛忽不行婦車中驚呼曰有一鬼首大如甕在牛前劉四諦視則一短黑婦人首戴一破雞籠舞且呼曰來來懼而回車則又躍在牛前呼來來如是四面旋繞遂至雞鳴忽立而笑曰夜涼無事借

汝夫婦消閒耳偶相戲我去後慎勿詈我詈則我復來雞籠是前村某家物附汝還之語訖以雞籠擲車上去天曙抵家夫婦並昏昏如醉婦不久病死劉四亦流落無人狀鬼蓋乘其衰氣也

化父幻妻

景城有劉武周墓獻縣志亦載按武周山後馬邑人墓不應在是疑爲隋劉炫墓卽景城

人一統志載其墓在獻縣東八十里景城距城八十七里約畧當是也舊有狐居之時或戲鵬醉人里有陳雙酒徒也聞之憤曰妖獸敢爾詣墓所且數且詈時耘者滿野皆見其父怒坐墓側雙跳跟叫號競前呵曰爾何醉至此乃詈爾父雙凝視果父也大怖叩首父徑趨歸雙隨而哀乞追及於村外方伏地陳說忽婦媪環繞譁笑曰陳雙何故跪拜其妻

雙仰視又果妻也愕而癡立妻亦徑趨歸雙惘惘至家則父與妻實未嘗出方知皆狐幻化戲之也漸不出戶者數日聞者無不絕倒余謂雙不詈狐何至遭狐之戲雙有目取之道焉狐不鵬人何至遭雙之詈狐亦有自取之道焉顛倒糾纏皆緣一念之妄起故佛言一切衆生慎勿造因

毀樓焚宅

芮庶子鐵崖宅中一樓有狐居其上恒鏑之
狐或夜於厨下治饌齋中晏客家人習見亦
不訝凡盜賊火燭皆能代主人呵護相安已
久後鸞宅於李學士廉衣廉衣素不信妖妄
自往啟視則樓上三楹潔無纖塵中央一片
如席大藉以木板整齊如几榻餘無所睹時
方修築因並毀其樓使無可據亦無他異迨
甫落城突烈焰四起頃刻無寸椽而隣屋枯

草無一莖被焚皆曰狐所爲也劉少宗伯青
垣曰此宅自當是日焚也如數不當焚狐安
敢縱火余謂妖魅能一一守科律則天無雷
霆之誅矣王法禁殺人不敢殺者多殺人抵
罪者亦時有是固未可知也

怪雉怪蛇

王少司寇蘭泉言夢午塘提學江南時署後
有高阜恒夜見光怪云有一雉一蛇居其上

皆歲久能爲魅午塘少年盛氣集插奮平之
衆猶豫不舉手午塘方怒督忽風飄片席蒙
其首急撤去又一片蒙之皆署中涼篷上物
也午塘覺其異乃輟役今尙巋然存

男妻男妾

老僕魏哲聞其父言順治初有某生者距余
家八九十里忘其姓名與妻先後卒越三四
年其妾亦卒適其家傭工人夜行避雨宿東

嶽祠廊下若夢非夢見某生荷校立庭前妻
妾隨焉有神衣冠類城隍聲折對嶽神語曰
某生污二人有罪活二命亦有功合相抵獄
神喟然曰二人畏死忍耻尙有貧某生活二
人正爲欲污二人但宜科罪何云功罪相抵
也揮之出某生及妻妾亦隨出悸不敢語天
曙歸告家人皆莫能解有舊僕泣曰異哉竟
以此事被錄乎此事惟吾父子知之緣受恩

深重誓不敢言今已隔兩朝始敢追述兩主母皆貴非婦人也前明天啟中魏忠賢殺裕妃其位下宮女內監密捕送東廠死甚慘有二內監一曰福來一曰雙桂亡命逃匿緣與主人曾相識主人方商於京師夜投焉主人引入密室吾穴隙私窺主人語二人曰君等聲音狀貌在男女之間與常人稍異一出必見獲若改女裝則物色不及然爾無夫之婦

寄宿人家形迹可疑亦必敗二君身已淨本無異婦人肯屈意爲我妻妾則萬無一失矣二人進退無計沉思良久並曲從遂爲辦女飾鉗其耳漸可受環併市軟骨藥陰爲纏足越數月居然兩好婦矣乃車載還家詭言在京所取二人久在宮禁並白哲溫雅無一毫男子狀又其事迥出意想外竟無覺者但訝其不事女工爲恃寵嬌惰耳二人感主人再

生恩故事定後亦甘心借老然實巧言誘脅
非哀其窮宜司命之見譴也信乎人可欺鬼
神不可欺哉

中式定科

乾隆己卯余典山西鄉試有二卷皆中式矣
一定四十八名填草榜時同考官萬泉呂令
瀕誤取其卷於衣箱竟覓不可得一定五十
三名填草榜時陰風滅燭者三四易他卷乃

已揭榜後折視彌封失卷者范學敷滅燭者
李騰蛟也頗疑二生有陰譴然庚辰鄉試二
生皆中式范仍四十八名李於辛卯成進士
乃知科名有命先一年亦不可得彼營營者
何爲耶卽求而得之亦必其命所應有雖不
求亦得也

尋冤錯號

先妣安公言雍正庚戌會試與雄縣湯孝廉

同號舍湯夜半忽見披髮女鬼牽簾手裂其
卷如蝮蝶亂飛湯素剛正亦不恐悟坐而問
之曰前生吾不知今生則實無害人事汝胡
爲來者鬼愕眙却立曰君非四十七號耶曰
吾四十九號蓋前有二空舍鬼除之未數也
諦視良久作禮謝罪而去斯須門四十七號
喧呼某甲中惡矣此鬼殊憤憤此君可謂無
妄之災幸其心無愧怍故倉卒間或與詰辨

僅裂一卷耳否亦殆哉

冥司分等

顧員外德懋自言爲東岳冥官余弗深信也
然其言則有理曩在裴文達公家嘗謂余曰
冥司重貞婦而亦有差等或以兒女之愛或
以田宅之豐有所繫戀而弗去者下也不免
情慾之萌而能以禮義自克者次也心如古
井波瀾不生富貴亦不賤饑寒亦不知利害

亦不計者斯爲上矣如是者千百不得一得
一則鬼神爲起敬一日喧傳節婦至冥王改
容冥官皆振衣跣迎見一老婦儻然來其行
步步漸高如躡階級比到則竟從殿脊上過
莫知所適冥王憮然曰此已升天不在吾鬼
籙中矣又曰賢臣亦三等畏法度者爲下愛
名節者爲次乃心王室但知國計民生不知
禍福毀譽者爲上又曰冥司惡躁競謂種種

惡業從此而生多故困蹶之使得不償失人
心愈巧則鬼神之機亦愈巧然却不甚重隱
逸謂天地生才原期於世事有補人人爲巢
許則至今洪水橫流併挂瓢飲犢之地亦不
可得矣又曰陰律如春秋責備賢者而與人
爲善君子偏執害事亦錄以爲過小人有一
事利人亦必予以小善報世人未明此義故
多疑因果或爽耳

醫變易方

內閣學士永公諱寧嬰疾頗委頓延醫診視未遽愈改延一醫索前醫所用藥帖弗得公以爲小婢誤置他處責使搜索云不得且答汝方倚枕酣息恍惚有人跪燈下曰公勿咎婢此藥帖小人所藏小人卽公爲臬司時平反得生之囚也問藏藥帖何意曰醫家同類皆相忌務改前醫之方以見所長公所服藥

不誤特初試一劑力尙未至耳使後醫見方必相反以立異則公殆矣所以小人陰竊之公方昏悶亦未思及其爲鬼稍頃始悟悚然汗下乃稱前方已失不復記憶請後醫別疏方視所用藥則仍前醫方也因連進數劑病霍然如矢公鎮烏魯木齊日親爲余言之曰此鬼可謂諳世情矣

布囊蜂螫

族叔蔡菴言肅寧有塾師講程朱之學一日
有游僧乞食於塾外木魚琅琅自辰逮午不
肯息塾師厭之自出叱使去且曰爾本異端
愚民或受爾惑耳此地皆聖賢之徒爾何必
作妄想僧作禮曰佛之流而募衣食猶儒之
流而求富貴也同一失其本來先生何必定
相苦塾師怒自擊以夏楚僧振衣起曰太惡
作劇遺布裹於地而去意必復來真竟不至

捫之所貯皆散錢諸弟子欲探取塾師曰俟
其久而不來再爲計然須數明庶不爭甬啟
囊則羣蜂全涌螫師弟面目盡腫號呼撲救
隣里咸驚問僧忽排闥入曰聖賢乃謀匿人
財耶提囊徑行臨出合堂尚塾師曰異端偶
觸忤聖賢幸見恕觀者粲然或曰幻術也或
曰塾師好闢佛見僧輒詆僧故置蜂於囊以
戲之蔡菴曰此事余目擊如先置多蜂於囊

必有蠕動之狀見於囊外爾時殊未睹也云
幻術者爲差近

牀幔繡聯

浙江某中丞籍沒時吏入其曲房見所愛姬
牀幔繡字一聯曰色卽是空空是色卿須憐
我我憐卿所自集句也宛然死別生離之識
殆盛極而衰氣機先動心靈感動鬼神若或
啟之不知其然而然歟

諫垣巨蟒

都察院庫中有巨蟒時或夜出余官總憲時
凡兩見其蟠迹著塵處約廣二寸餘計其身
當橫徑五寸壁無罅門亦無罅窗櫺潤不及
二寸不識何以出入大抵物久則能化形狐
魅能由窗隙往來其本形亦非窗隙所容也
堂吏云其出應休咎殊無驗神其說耳

神案醉奴

幽明異路人所不能治者鬼神不必更治之示
不瀆也幽明一理人所不及治者鬼神或亦
代治之示不測也戈太僕仙丹去有奴子嘗
醉寢城隍神案上神拘去笞二十兩股青痕
斑斑太僕目見之

神全貞義

杜生村距余家十八里有貧富室之賄鬻其
養媳爲妾者其媳雖未成婚然與夫聚已數

年義不再適度事不可止乃密約同逃翁姑
覺而追之二人夜抵余村土地祠無可棲止
相抱泣忽祠內語曰追者且至可匿神案下
俄廟祝踉蹌醉歸橫卧門外翁姑追至問蹤
跡廟祝讐語應曰是小男女二人耶年約若
于衣履若何向某路去矣翁姑即循所指路
往二人因得免乞食至媳家父母欲訟
官乃得不訾爾時祠中無一人廟祝曰吾初

不知是事亦不記作是語蓋皆土神之靈也

火保孝孀

乾隆庚子京師楊梅竹斜街火所燬殆百楹有破屋巋然獨存四面頽垣齊如界畫乃寡媳守病姑不去也此所謂孝弟之至通於神明

閹宦求婚

于氏肅寧舊族也魏忠賢竊柄時視王侯將

相如土苴顧以生長肅寧耳濡目染望于氏如王謝爲姪求婚非得于氏女不可適于氏少子赴鄉試乃置酒強邀至家面與議于生念許之則禍在後日不許則禍在目前猝不能決託言父在難自專忠賢曰此易耳君速作札我能即致大翁也是夕于翁夢其亡父督課如平日命以二題一爲孔子曰諾一爲歸潔其身而已矣方搆思忽叩門驚醒得子

書恍然頓悟因復許姻而附言病頗棘促子
速歸肅寧去京四百餘里比信返天甫微明
演劇猶未散于生匆匆裝束途中官吏迎候
者已供帳相屬抵家後父子俱稱疾不出是
歲爲天啟甲子越三載而忠賢敗竟免於難
事定後干翁坐小車徧遊郊外曰吾三載杜
門僅博得此日看花飲酒安乎危哉于生瀕
行時忠賢授以小像曰先使新婦識我面于

氏於余家爲表戚余兒時尙見此軸貌修偉
而秀削面白色隱赤兩顴微露頰微狹目光
如醉卧蠶以上頰石薄暈如微腫衣緋紅座
旁几上露列金印九

土神避位

杜林鎮土神祠道士夢土神語曰此地一劇
吾失於呵護致疫鬼誤入孝子節婦家損傷
童稚今鐫秩去矣新神性嚴重汝善事之恐

不似我姑容也謂春夢無憑殊不介意越數日醉卧神座旁得寒疾幾殆

虧心幕客

景州戈太守桐園官朔平時有幕客夜半睡醒明月滿窗見一女子在几側坐大怖呼家奴女子搖手曰吾居此久矣君不見耳今偶避不及何驚駭乃爾幕客呼益急女子哂曰果欲禍君奴豈能救拂衣遽起如微風之振

窗紙穿櫺而逝

談理判官

潁州吳明經躍鳴言其鄉老儒林生端人也嘗讀書神廟中廟故宏濶櫺居者多林生性孤峭率不相聞問一日夜半不寐散步月下忽一客來叙寒溫林生方寂寞因邀入室共談甚有理致偶及因果之事林生曰聖賢之為善皆無所為而為者也有所為而為其事

雖合天理其心已純乎人欲矣故佛氏福田之說君子弗道也客曰先生之言粹然儒者之言也然用以律已則可用以律人則不可用以律君子猶可用以律天下之人則斷不可聖人之立教欲人爲善而已其不能爲者則誘掖以成之不肯爲者則驅策以迫之於是乎刑賞生焉能因慕賞而爲善聖人但與其善不必責其爲求賞而然也此因畏刑而

爲善聖人亦與其善不必責其爲避刑而然也苟以刑賞使之循天理而又責慕賞畏刑之爲人欲是不激勸於刑賞謂之不善激勸於刑賞又謂之不善人且無所措手足矣况慕賞避刑既謂之人欲而又激勸以刑賞人且謂聖人賞以人欲導民矣有是理歟蓋天下上智少而凡民多故聖人之刑賞爲中人以下設教佛氏之因果亦爲中人以下說法

淮夏錄 卷四
儒釋之宗旨雖殊至其教人爲善則意歸一
轍先生執董子謀利計功之說以駁佛氏之
因果將併聖人之刑賞而駁之乎先生徒見
緇流誘人布施謂之行善謂可得福見愚民
持齋燒香謂之行善謂可得福不如是者謂
之不行善謂必獲罪遂謂佛氏因果適以惑
衆而不知佛氏所謂善惡與儒無異所謂善
惡之報亦與儒無異也林生意不謂然尙欲

更申已意俯仰之頃天已將曙客起欲去固
挽留之忽挺然不動乃廟中一泥塑判官

海身金

卷四

--	--	--	--

